



声音

抗疫显成效 香江更需齐心协力

香港1月23日首次公布两人确诊新冠肺炎，至今已3个多月。在各界共同努力下，近日香港新增个案数持续放缓，至4月底已多日出现“零确诊”，防疫成效逐步显现。

对此，中新社发表评论表示，近3个月来，香港特区政府审时度势，多管齐下，防疫工作步步为营。但防疫疫情仍需要全社会持续通力合作。唯此，疫情定会早日过去，香江将重焕生机。文章摘编如下：

近3个月来，香港特区政府审时度势，多管齐下，防疫工作步步为营。如开设“同心抗疫”专题网站，委任专家顾问团队提供专业意见，在全球范围采购防疫物资，采取入境管制措施以降低输入风险，关闭高风险场所防止群聚感染，推出“防疫抗疫基金”等措施助企业和市民渡过难关等。

近期，特区政府在评估酒吧、健身房等场所传播病毒的风险后，要求相关场所关闭14天，并根据疫情发展，适时延长关闭期限。要防止疫情蔓延，减少人员接触至关重要。特区政府限制部分经济活动，也是权衡利弊后的审慎之举。

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于社交平台发文《抗疫三月曙光渐露》说，特区政府按疫情发展迅速应变，参考专家意见，咬紧牙关果断采取严厉措施应对。她还指出，过去一个月的抗疫成效得来不易，有赖全港市民同心抗疫、医护人员坚守岗位、特区政府部门通力合作和各行各业的理解。

诚如斯言，防控疫情需要全社会持续通力合作。疫情暴发以来，香港许多社会团体、知名人士纷纷捐款捐物，助力抗疫，展现了同舟共济的精神。

当前，最大程度保障居民身体健康是香港防疫工作第一要务，如何在此目标下最大限度降低对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影响，则是特区政府的又一大挑战。

同时，特区政府抗疫过程也遇到一些病毒之外的挑战。有人煽动部分医护人员以罢工相要挟，有人无视防疫“限聚令”继续非法聚集，有人为政治私利对抗疫纾困举措横加阻挠，黑暴仍未止息。

尽管香港抗疫已取得相当成效，但相信特区政府仍将一本初心，全力保障和增进全体市民的最大福祉，尽力照顾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和市民。目前海外疫情仍然严重，挑战不少，市民亦应保持警惕，配合抗疫。唯此，疫情定会早日过去，香江将重焕生机。

台湾：垃圾分类不再难

——岛内看环保系列报道之一——

本报记者 任成琦

走在台北街头，大大小小的咖啡馆、手摇饮料店可谓星罗棋布。不过，如今您要是再去买咖啡或奶茶饮料，店家已不再提供塑料吸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纸质吸管或不提供吸管。

从去年起，这一“限塑”政策在台湾就已经上路。随着今年扩大实施，许多餐饮店业者将彻底改用纸质吸管。该举措意味着岛内垃圾分类进一步细化。

不要小看这小小的塑料吸管。台湾环保部门表示，此举预估一年可减少使用1亿支塑料吸管，这将大大减少从填埋场流入海洋的废弃物数量。

变废为宝才是王道

对塑料购物袋和塑料吸管统统说“不”的“限塑”，只是台湾环保政策的一部分。变废为宝、资源永续以逐步达成垃圾全回收、零废弃目标，才是台湾环保人士多年的共识。

“每个人对自己的消费负责，让废弃物处理概念深入民众意识，才能让垃圾回收政策发挥成效。”从事环保事业超过40年的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顾问杨素娥深有感触地表示。

她的这种感触，源于台湾环保的历史经验。

20世纪70年代，面积仅3.6万平方公里、人口破千万的台湾也曾垃圾成堆。北台湾最大河流淡水河基本成了条臭水沟。都市里还爆发过所谓的“垃圾大战”，简单填埋的粗暴处理方式也是弊病多多。“垃圾岛”这顶帽子虽然令人很不愉快，却也实实在在扣到了台湾头上。

当局有关部门也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，台湾处理垃圾的方式才改为焚化为主、掩埋为辅。但这毕竟没有经过分类，垃圾直接焚化所产生出来的烟雾会造成空气污染，带来对环境的二次危害。所以当时建设大型焚烧厂最易引起民众反感。一些规划建设地点因民众抗议无法落实。

“垃圾不落地”是关键

只有民众认可并愿意参与其中，环保才能落到实处。

1998年起，台当局环保部门提出了“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”，鼓励全民参与资源回收，透过经济诱因促使资源垃圾回收再利用，并结合社区居民、当地政府清洁队、回收商和回收基金四者合一的力量，确保资源物品回收再利用。

其中，“垃圾不落地”政策在台北率先实施。处理之前，垃圾先要分类。生活垃圾一般分为普通垃圾、可回收垃圾



新北市八里焚化厂外观雄伟壮丽，成为新人拍摄婚纱照的新景点。

(新北市环保局提供)

及厨余垃圾三类。可回收部分被运至回收站按照10余种分类，普通垃圾被运到焚化厂焚化，难以处理的厨余则是拿来堆肥或作饲料。

为鼓励市民源头减量，以大台北地区为首的城市开始对垃圾袋收费。这些印有专标的垃圾袋有别于市面上可购到的塑料袋，由可降解塑料制成，焚烧后不会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。当地民众渐渐接受了这个模式，随后这一模式在岛内不少地方推广开来。

如今，台环保政策转向抑制源头、强调前端管理，除了有关部门的宣导，这同样要求民众观念转变跟上才行。从“限塑”的效果来看，环保、节能和减碳在岛内已经形成风气。

坚持“多污染多付款”

杨素娥坦言，让老百姓移风易俗是垃圾处理过程中最难做通的环节。“花钱扔垃圾”起初引来争议，但地方政府坚持以此推广“多污染多付款”观念。

想要少花钱，居民首先要少产生能直接焚烧的普通垃圾，其次还要在垃圾中尽量挑出可供回收部分。同时，为防止有人阳奉阴违、蒙混过关，当局有关部门还运用法律手段强化了处罚机制。一袋垃圾被发现超过1/3分类不合格，相关民众就会被罚款2000元新台币。

除了付费和罚款，相关政策也有经济上的正向反馈。位于新北市的八里垃圾焚化厂

长白添富向记者介绍，该厂年均热能发电2.2亿千瓦时，其中收益的1/4用于回馈在地居民。经济诱因不可小觑，这对民众的环保热情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鼓励。

环保教育注重细节

环保产业催生新的绿色消费，接着必然要求催生绿色生产。新北市中和区垃圾回收站领班余远国介绍，“限塑令”大幅提高了纸质吸管的原料需求，过去不值钱的废旧纸碗、纸杯如今供不应求。

像八里那样的垃圾焚烧厂，目前全台有20余座。它们都经过严密除污设计，也已经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甚至好感。翻开岛内报章，这几年去焚化厂游泳、喝咖啡甚至办婚礼都已不是多吸睛的新闻。

环保功夫做得扎实，自然容易跟民意形成良性互动，无形中环保教育就地进行时过渡到完成时。

何谓扎实？魔鬼藏在细节里。泰清公司在台北营运60多辆垃圾车，负责人魏有庆说，为防止车辆行进中变质的厨余垃圾漏液或异味扩散而造成二次污染，车上均装备可裹住货箱的滚布。

打开手机客户端，台湾民众就可以看到资源回收、环境监测、垃圾清运以及行人专用垃圾箱等服务信息。大台北地区设有1000多个旧衣回收箱，民众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找到具体位置。



图为台北市在垃圾车前倒垃圾。

(资料图片)

说香港

公屋人家的百味人生

新华社记者 苏万明

“公屋单位是个让人又想、又恨、又爱的地方。”《我们都是这样在屋邨长大的》作者之一范永聪在序言中写的这句话，代表了很多香港公屋人家的情感。许多香港人曾经或依然在公共屋邨中生活，那里演绎的人间百态，耐人寻味。

香港住房大体上分三类：公屋（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）、居屋（类似“限价商品房”）和私楼（商品房）。香港房价高企，目前有超过1/3的香港居民生活在公屋中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深水埗石硤尾徙置大厦的兴建，标志着香港公屋的诞生。徙置大厦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，大体上经历了六代。第一代楼型设计成“H”或“I”型，高六七层，室内设计成狭长的一室，面积多为十一二平方米，供五六名成人居住。厕所、洗漱间、淋浴房公用，设在走廊上。

石硤尾最早的徙置大厦已经被改造或重建，仅存的美荷楼也成了生活馆。但走进1962年入伙的彩虹邨紫薇楼，仍能感受到第一代公屋简陋实用的风格。张女士的婆婆从1962年起就住进了紫薇楼一间公屋。张女士结婚后，也和丈夫、婆婆生活在一起。“当时，在香港能有这么一个地方遮风避雨，就是有家了，就很知足了。”张女士说。

1972年，香港政府正式推出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——“十年建屋计划”，主要由政府建造公共房屋或改建此前的徙置大厦，建设公共屋邨，廉价租给香港市民，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。此后，一些“含金量”较高的公共屋邨出现了。

那个时代，公屋面积已得以扩大，室内设计受到重视，一房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被大量应用，满足都市人居家生活。为适应住户密度大幅提高、公共空间需求日益迫切的现实，公共屋邨留大片空地配套建设儿童游乐场、市场、停车场等设施。20世纪90年代，屋邨建设逐渐标准化。

随着中心城区用地日益紧张，越来越多的屋邨建设在中心城区之外，成了香港新市镇的发源地。据了解，荃湾、沙田、屯门成

为香港最早配合“十年建屋计划”而发展起来的新市镇。到20世纪80年代，大埔、元朗、粉岭和上水相继发展成第二代新市镇；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，天水围、将军澳和东涌也拓展出来，这就基本形成了当前香港公共屋邨，同时也是香港新市镇的格局。

进入21世纪，香港可建公屋的地皮越来越少，公屋建成量有所下降，轮候时间延长，公共空间也受到挤压。不过，公屋内部设计小巧而精致，更加人性化。

2003年宝达邨达佳楼刚刚入伙，张先生终于申请到一间。走进张先生的家中，棕黄的瓷砖铺地，干净整洁，30多平方米的空间，被设计成了三房一厅一厨一卫，足够他们一家四口以及一名工人居住。夫妻饭后常坐在客厅一角的沙发上看电视，电视屏幕离人仅约一米。“公屋建设供不应求，轮候时间越来越长。能有这样一间公屋，已经很幸福了。”张先生说。

“公屋单位是个让人又想、又恨、又爱的地方。”纵使百感交集，很多公屋住户回想昨日，记忆中更多的依然是美好和温暖，对公屋生活怀着眷恋之情——那是对家的感情。

傍晚洋溢到楼道里蜜汁鸡翅的香味，父母和孩子们边吃晚饭边讨论成绩单，铁门被风吹闭，热心的街坊拿着衣架帮助勾开……温馨的一幕幕，被《我们都是这样在屋邨长大的》作者们，满怀深情地记录下来。

乙明邨是香港现存的少数有外露楼梯的公屋之一。曾几何时，一到饭后，那里便倚着许多纳凉的街坊，谈天说地，不时发出笑声。深夜，也常有一些睡不着的街坊，烟头在黑夜里中明灭。“那不只是通道，更是街坊们的心灵港湾。”一位市民说。

“我一生中最高兴、最快活的生活片段，都在那里。”二十年的公屋生活，让我更明白了“家”的真正意义。“无论日子过得如何，一家人紧密伴随，相互扶持，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。”范永聪感慨地写道，字里行间，回忆满载，美好充盈。

(据新华社香港电)

行摄香江



香港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。假日期间，部分香港市民来到石澳海滩，在阳光下享受沙滩和海浪带来的惬意。

上图：市民在沙滩打沙滩排球。

右图：市民在海滩嬉戏。
中新社记者 张炜摄

